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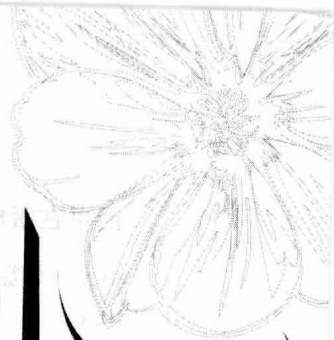
菜·鍔◎著

XIAO
SAN

曾经，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如今，却不得不承认，越来越多的爱情，已经成了三个甚至更多人的事情。没错，这是“小三”的时代。

小三在敲门
是谁让她来的？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三



菜 鋈◎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三 / 菜鏊著.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80588-832-3

I. ①小… II. ①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4193 号

小 三

菜 鏊 著

选题策划: 符马活 冷 静

责任编辑: 马吉庆

封面设计: UPPER LIMIT ↑ lzw1127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24(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 - 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s.com>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990 毫米 1/16

字 数: 370 千

印 张: 21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88-832-3

定 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 录

001 PART 1 春

他是年轻有为的成功企业家,拥有美丽的妻子和幸福的家庭。现在,小三来了。诱惑如酒,长夜芬芳。妻子和情人,注定是千古不变的战争,只是这战争既香艳,又凄惨……

075 PART 2 夏

他不是风流成性,只是身边总会出现很多女人。助理是他事业最得力的左右手,无法割舍;妻子给不了的安慰,红颜知己义无反顾;岁月带走的青春,小情人帮他找回来了……他自由行走的妻子和小三们之间,如同夏花般绚烂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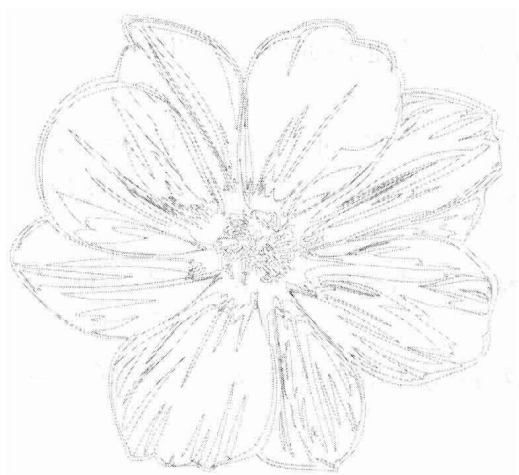
255 PART 3 秋

他还在纵情享受爱情,阴谋已在一步步靠近。新的小三,旧的情人,剪不断,理还乱。婚纸撕碎,事业遇滑铁卢,再把女人们的心伤个透。这场战争,没有胜负。尘埃落定时,秋叶只静美。



PART 1 春

他是年轻有为的成功企业家，拥有美丽的妻子和幸福的家庭。现在，小三来了。诱惑如酒，长夜芬芳。妻子和情人，注定是千古不变的战争，只是这战争既香艳，又凄惨……





1. 二女投江

早春三月，春寒料峭，油菜花差不多开的时候。

钱小江淹死在江里了，为了救跳江自杀的蒋馨月。

蒋馨月被陈昭甩了，选择在这个繁忙星期一的早晨，在陈昭上班必经的滨江路旁的跨江三桥上，准备跳江自杀。这个漂亮的年轻女人跨上这座斜拉钢索大桥的桥架顶端那一刻，就开始吸引了不小的围观人群，没出五分钟，附近的警察赶来，没出十分钟，第一批媒体记者赶来，没出十五分钟，接到了蒋馨月电话的钱小江赶来，半个小时之后，陈昭开车上班路过这里，被堵在了本来就堵车严重的滨江路跨江三桥这一段。陈昭把随身携带的相机换上长焦镜头，拿着相机下了车，对准站在桥上的蒋馨月来了个十连拍，放下相机后，嘴里喃喃自语：“还真能爬上去，身手不错。”

陈昭向前面人行道上的人群里挤去，问一个在人群里仰脖子看热闹的老头：“叔叔，这女的什么时间爬到桥顶的？”

老头穿着一身运动服，看来是出来在江边公园晨练的，目不转睛地继续盯着桥顶的蒋馨月，爱搭不理地说：“半个小时前爬到顶的。”

陈昭拿出手机，看了看蒋馨月早晨给自己打来电话的时间，陈昭继续喃喃自语：“二十分钟就上去了，爬得还真快。”

运动服老头这时候转过头来不屑地看着陈昭：“我今年七十一，不是我吹，我爬上去最多十分钟，现在的年轻人，平时不锻炼，出门就坐车，连路都不走，还每天吃垃圾食品，都是亚健康！”

陈昭赔笑：“是的是的，看您老这身体肯定比我强得多，换我爬的话我都爬不上去。”

运动服老头得意地看着陈昭：“看你这身材还不错，底子应该挺好，抓紧锻炼锻炼，应该能赶得上我。”

陈昭一边向自己的汽车走去，一边回头打哈哈：“明天我就开始跑步上班。”

运动服老头讷讷地想：这小子好像刚来，怎么知道那女人用了多长时间爬上去的呢？

这时，跨江三桥的另外一侧，又一个年轻女人爬上了桥顶，泪眼婆娑地望着桥下围观的人群，她是钱小江的老婆余欢。

余欢先跳的江，当着钱小江的面。钱小江急得直跺脚，向已经准备在下面救人的武警冲锋舟怒吼：“快救人啊，快！”

蒋馨月后跳的江，当着钱小江的面。这次，作为体校游泳教练的钱小江毫不犹豫充满自信地跳下冰冷的江水准备英雄救美，但人算不如天算，他跳下去的江水下面正好游过一只大甲鱼，钱小江一头撞在坚硬的龟壳上，彻底晕菜。

当救人的武警先捞起奄奄一息的余欢，再捞起随后跳下来的蒋馨月，继续去钱小江潇洒入水的地方打捞钱小江，但捞起来的却是一只脸盆大的野生甲鱼，但见龟背上隐隐篆刻着一行大字：明洪武二年九月。令人啧啧称奇。本来是拍摄年轻女子跳江自杀新闻的电视台记者们不失时机地挤到岸边，顺便拍一下疑似明代的大甲鱼，这号称千岁的野生大物，却也能成为头条新闻。记者们兴高采烈，心想这新闻天天有，没有今天多呀！

钱小江的尸体在江下游十公里处被找到的时候，已经是六个小时之后的下午两点了，泡得白白胖胖，头上一片血污。尸检报告上写着：入水时头部撞到硬物，系昏迷导致溺水……但到底是撞在什么硬物上了，就没人说得清楚了，鉴于这属于意外死亡，并非他杀，也不需要深究，即使深究出原因，也毫无意义了。

第二天报纸上和电视上的报道，也只是大概地讲了一下两女几乎同时在早高峰时段跳江，一男子为救人一去不回等等，没什么具体内容，当事人都没有接受采访。虽然有些报纸上写了将做连续报道，但奇怪的是，在这之后却没有任何相关的采访和报道，才过了没几天，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个事情失去了兴趣，反而那只被打捞上来的疑似明代大甲鱼，倒是成了花边之王，让市民们津津乐道了好几天……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是很容易淡忘一件事情的。

早春三月末，春风习习，田野里油菜花已经开了，远远望去，满眼黄灿灿一片。

陈昭和蒋馨月赤裸地躺在星侨酒店一间套房宽大的床上，身上盖着薄薄的被单，陈昭抽着烟，吐着烟圈，蒋馨月小鸟依人地依偎在陈昭的怀里。

陈昭问蒋馨月：“那个钱小江不是游泳教练吗？怎么这么容易就溺了？”

蒋馨月有气无力地说：“入水的时候头撞石头上了吧，听说尸体被找到时头上



有一个血肉模糊的大包，哎呀，别再提他了，我这几天总是做噩梦！”

“你个小妖精，你要是不寻死觅活的，他钱小江现在还老婆孩子热炕头呢，你说你是不是为害人间来了？”

“你去死！还不是因为你？你总是对人家三心二意的，下次你再这样我就跳楼，我看你是真不心疼我，你心里是真没我呀，这一点你就不如人家钱小江，如果换作是你，你就不会跳下去救我……”

“我游泳水平太差，我跳下去纯属陪葬，我是真不会跳下去的，再说我可不想让我老婆守寡。”

“你心里就只有你老婆，没有我，我就知道你是这种人，你就是我的冤孽！”

“喂，人家钱小江对你可是真痴情，你看，他老婆跳下去的时候他最多是吼两嗓子，你跳下去了他可是真的紧随其后一点没犹豫就跳下去救你了，我听说钱小江的儿子才一岁多一点，老婆也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他钱小江抛妻弃子追求你，连命都搭上了，你总得对人家有点表示吧？是给钱还是帮其他忙你自己看着办，做人不能一点良心都没有。”

蒋馨月的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根：“钱小江的葬礼我是真想去来的，也想给点钱表示一下心意，但是我怕余欢他们娘家人对我……再说了，钱小江又不是我杀的，他是自己愿意，这也是个意外，我也不想，可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他，他总是自作多情，多此一举，我跳江又不是跳给他看的，他自作自受……”

陈昭又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面无表情地看着天花板：“蒋馨月，你也老大不小了，我没记错的话你今年二十七了吧？该嫁人了，我给你两百万就算是你的嫁妆，再给你一百万你找个合适的机会和借口转给钱小江的遗孀，这是道义，也算是你给自己买回一点心安理得，你也别总是以为钱小江是自作自受心甘情愿的，你当初要不是为了利用钱小江去假装勾引他，他会这么死心塌地地对你报这么大幻想？钱小江的死不是和你没有关系，你没那么清白，现金我一下子凑不出这么多，但我会尽快分批转到你账号上，钱全部到账之后你和我以后就别再见面了，咱们的缘分尽了，到此为止，你跟着我没什么太多好处，你以后要死要活别跟我打招呼，那些都没用了，找个心地善良能爱你的男人嫁了，你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陈昭说完这句话，把抽了一半的烟戳向了床头柜上的烟灰缸，掀起盖在身上的床单站起身，找来自己的衣服迅速地穿戴整齐。

蒋馨月眼里含着泪花，一动不动地看着陈昭穿衣服。

陈昭穿好鞋子，向房间外面走去，在客厅打了个电话，电话挂掉后又转回身走了回来，站在房间门口，赤裸裸坐在床上的蒋馨月含着泪花的双眼突然闪出了一丝

光芒。

陈昭微笑地看着蒋馨月：“蒋馨月，给钱小江老婆孩子的一百万你要是敢私吞一分钱，我会让你一丁点嫁妆都拿不到。”

陈昭随手关上了房间的门，向外面走去，只留了一个赤身裸体的蒋馨月坐在床上傻愣愣地看着被关上的房门，眼睛里没有一丝光泽。

陈昭的办公室位于杭州新区 CBD 的核心地带。作为新富阶层的陈昭，这几年可谓一帆风顺，大学刚毕业，凭借两个电子产品的发明专利顺利转手，卖了个好价钱，获得了第一桶金，继续凭借超人的前瞻性眼光和他自己嘴里的那么点小运气，在这几年大牛市的资本市场上博得满堂彩，使自己的第一桶金实打实地翻了十倍。紧接着，刚刚二十七岁的陈昭剑走偏锋，与一个位高权重领导的公子周翔合资买了两块规划中的新区 CBD 的地皮，做了开发商，成立了现在这家叫做美辰房地产的公司，陈昭自己任公司总裁。虽然陈昭在公司的股份比周翔的多两成，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是让周翔任了个空头董事长，给足了周翔这个太子哥的面子，不到两年的时间，美辰房地产造了两座高档写字楼、一个高档公寓楼盘，在城市扩张的大潮中占尽了先机，借着国内房地产蓬勃发展的那几年，利用银行贷款、金融市场的融资，赚得盆满钵满。

刚刚三十岁的陈昭，凭借七八年时间的创业，奇迹般地栖身富豪行列，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傻小子，进入了上流社会，摇身一变成为了成功企业家、青年才俊，并逐步巩固了自己在这个城市商界的地位，可谓年轻有为。

但陈昭底子毕竟薄弱，没什么显赫的家族背景，就读的大学也不是什么名牌，最多算是个二流大学，学校里是瞎混了四年，同学圈子也是非贫既困，像陈昭这种家庭条件算是好的了，但陈昭也是从小到大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孩子，在陈昭得到第一桶金的时候，也着实过了一年多胸无大志的暴发户式生活，傻了吧唧的当了 N 次冤大头，四处摆阔，还乐此不疲。

陈昭的父亲是个大学教师，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才勉强评了个副教授的职称，也算是基本实现了老爷子自己的人生理想，母亲年轻时是一家国有企业的会计，到了四十出头，企业倒闭了，母亲下了岗，在家里闲不住，开了个小餐馆，兢兢业业，生意还算不错，一家人每天都在自家餐馆吃晚饭，也算和睦美满。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陈昭开始做房地产，父亲的身体开始越来越差，高血压糖尿病全都找了上来，但还有两年退休，要面子的父亲不想病退，总想咬咬牙再冲一下正教授的职称，也算得偿所愿不枉此生，于是母亲在陈昭的劝说下把餐馆卖掉，在家里领导着一个小保



姆专心照顾父子俩的饮食起居。

陈昭离开了星侨酒店后,开车回公司,刚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叫了自己的助理常知春进来。

2. 常知春

常知春做陈昭的助理已经有将近两年了,常知春刚到美辰的时候名头上是陈昭的秘书,但陈昭从来没动过常知春的念头,因为这个常知春可以算是陈昭公司里最不起眼的一个人,年纪也不小了,二十九岁,放人堆里绝对找不到的那种,也算不上丑女,但绝对很普通,还平胸,说起话来虽然文弱,但语气异常严肃,公司里没有人能想象得出常知春发嗔会是什么样子。常知春走路也是极快,办事效率超级高,除了上班穿的职业套装和高跟鞋还像个女人的装束,平时穿的衣服大多是中性的,连运动鞋也专挑黑色的买,夏天的时候绝对不惧怕太阳,一瓶防晒霜能用两年。据说大学时同学们给她取的外号叫假小子。

常知春还没结婚,按照老一辈的说法,也算是个老姑娘了。她学历不低,名牌大学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学生时代的高材生,才女,职场上陈昭的得力助手,雷厉风行能力极强的高级助理,商界女强人的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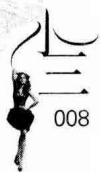
陈昭没有生活秘书,只有这一个号称是总裁助理但无论是工作中还是工作外的所有事情只要陈昭愿意她都能帮陈昭处理得井井有条的全能全职秘书,陈昭也拿她不见外,似乎都没当女人看待。例如陈昭有次陪一个大客户那边的老总去游泳,忘记了带游泳裤,随手给常知春打了个电话:“小常,送一个游泳裤到水上乐园来,对,我穿。”结果常知春没到半个小时就送了一条对于陈昭来讲非常合身并且花色属于陈昭最喜欢的那种游泳裤,陈昭马上在常知春的汽车后座上直接脱了自己的衣服裤子内裤换了游泳裤,然后随手把换下来的一身衣服鞋子袜子钱包手机钥匙等等抛给驾驶座上的常知春:“去存上,钥匙牌送露天游泳池这边来。”头也没回地哈哈大笑冲向露天游泳池里的各色美女,扑通一声跳下游泳池,留下在车上咬牙切齿的常知春。

常知春在公司所有员工里的工资和各种待遇应该是最高的,一年六位数的基本工资加六位数的奖金,她确实也值这个价。常知春刚到美辰公司上班没到半年的时间,她当时名头上还只是总裁的一个行政秘书,公司的一个新楼盘有业主投诉质量问题,闹到了新闻媒体,一帮记者来到公司采访,弄得公关部的美女总监袁丽丽

焦头烂额,说了几句气话,得罪了几个记者,记者们纷纷赌咒发誓要好好报道一下美辰的恶劣行径云云。据说那些对美辰的负面报道报纸已经排版完毕当天夜里差几个小时就印刷了,电视新闻已经采访剪辑完成第二天晚间黄金档就要曝光了,介于刚刚得罪记者的公关总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适合出面斡旋,陈昭的合伙人周翔以瓜田李下和不想欠下没必要的人情为由推了,而陈昭的脾气要是一上来也许更加火上浇油等等客观因素。陈昭在快半夜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哪根脑筋短路了,抱着试试看的糊涂想法给常知春打了个电话:“小常,白天公关部袁丽丽惹的祸你知道吧?嗯,好,你去处理一下,尽量争取明天不见报,电视新闻少说一点,好了,我要睡了,明天一早给我汇报。”就这样,第二天早上硬是没看到任何一张报纸上的任何一丁点负面报道,也同时得到准确消息,那几个电视台的负面新闻也全部撤下另换其他。当常知春带着黑眼圈和一大堆发票来到陈昭办公室的时候吓了早晨刚到办公室的陈昭一大跳,常知春还在问:“陈总,你是不是觉得我拿回来的这些记者的发票数额太多了?要不我再退回去点?”陈昭一边发呆地看着黑眼圈的常知春,一边在总数额只有五千多元的报销单上签字:“小常,不多,一点都不多,明天你再拿两万左右的不管是谁的发票来,我都给你签了,你为公司立大功了,你现在赶快回家去休息,晚上我和周董给你开专门的庆功会,我和周董都要敬你一杯。”常知春眨了眨带着黑眼圈的双眼:“要是喝酒就算了,我滴酒不沾你又不是不知道,还是你们自己庆祝吧,我顺便多睡一会。”“不行,你必须来,你可以不喝酒,你喝什么都随便你,晚上六点前我和周董去接你先一起吃晚饭,然后 KTV……”

当天晚上,在 KTV 里已经喝得晕乎乎开始胡说八道的陈昭,走到角落里,结结巴巴舌头打着卷悄悄凑到只喝果汁不唱歌的常知春耳边:“小常,不,亲妹妹,你……你为公司付出的,公……公司会永……永远……永远记得,我知道……我知道……你……你还没结婚呢,你……你也是个很……很保守的女孩子,你可……可能还没……那个……是吧……很纯洁……唉,你为公司……你为……付出了这么多,公司会……”

常知春眨着眼睛,发呆地看着醉醺醺的陈昭:“陈总,你把事情想歪了,你同时也想得也太简单了,那么多新闻媒体,我就算想付出你想的那些,但在这么短时间我付出得过来吗?我是跟他们正常谈判,开了一大堆我们公司今后在他们媒体上提高广告投放量的空头支票,一看还是不到火候,我就在半夜的时候挨家地打他们领导家里电话去哭去道歉,都给他们哭心软了,再私下叫齐了那些昨天下午采访的记者,还另外有几个说话算数的编辑,好说歹说抢了他们的一些发票给他们报销,就这样几家媒体的上边下边都消了气,我也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居然一家都没报



道,可能是我比较有诚意,打动了他们吧,再加上我们的质量问题也不是很严重,那些媒体也很难在这方面做有力度的连续报道,这些我在一开始也都和他们讲清楚了,我估计他们也分析考虑过,再加上我无比感人的诚意哭泣,可能就这么自然地化解了。”

陈昭醉眼惺忪地看着眼前的常知春,张了张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常知春笑嘻嘻地看着醉醺醺的陈昭:“陈总,我也没你想的那么保守,你不会以为我是处女吧?现在社会上哪有我这么大龄的处女呢?就算是我为了公司陪谁睡了,你也没必要那么夸张地内疚吧?多发点奖金就行了,幸好你是和我悄悄说这些,不然公司里同事一定都以为我是怪胎呢,当然了,我也不是那种人,为了公司我还不至于到陪人上床的地步,凡事都有很多解决的办法,即使难度再高,也不一定非要女人陪男人上床这个办法来解决的吧?再说了,很多事情不是陪人上床就能搞定的,话说回来,我也知道,我是缺少了点女人味,但缺少女人味并不意味着肯定是个极端保守的女人,你当我是肥皂剧烂电影里的类似丑女无敌式的人物呀?”

陈昭重重地向后靠去,整个人软绵绵地瘫在沙发上,眯着惺忪的醉眼,仔细打量眼前这个自己的女秘书,心里想:这个常知春,要不是她的形象普通,没一点女人味,行为保守,我当初还不会让她做我的秘书呢,我还不是为了在公司里树立我陈昭只看重能力不看重外表的高大正派领导形象吗?这个常知春,虽然没什么女人味,但能力是真的强,做事严谨,仔细,工作勤奋努力,办事效率超级高,现在这脸皮要是厚起来,也绝对有爆发力,我以前小看她了……

陈昭为了找回点面子,继续问常知春:“小常,那些媒体领导家的电话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公司没这方面的资料呀,至多是有这些媒体领导的手机号码。”

常知春微微一笑:“我有个同学是市委宣传部的,她那里有这些媒体领导的所有联系方式,其实我昨天半夜打他们家里的电话也是提心吊胆的,怕更加得罪人家,毕竟是半夜电话打到领导家里,电话一响人家还得以为是哪个市领导有急事找呢,结果电话接起来一听说我只是美辰公司的一个小角色,没准更生气,反而办不好事情,但陈总你给我下的死命令,我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一个个拨了过去,我是一个电话哭一次,一个电话哭一次,哭得我都想去当演员了,没想到效果那么好。”

“嗯,还别说,你电话里的声音确实很好听,我也喜欢听你电话里的声音。”陈昭马上补充。

“嗯,陈总的意思我听出来了,我的形象没有声音好,平时也难为陈总了,每天看着个男人婆在办公室进进出出的,真不容易。”常知春毫不示弱。

陈昭借着酒劲,突然站了起来,向常知春敬了一个军礼:“向可爱的常知春同志敬礼,向立下汗马功劳的常知春同志致敬!”

偌大的豪华包厢里,已经醉得歪歪斜斜一片的美辰公司众多骨干员工,又一次纷纷举杯向常知春敬酒表示祝贺。至此,常知春在美辰公司里的形象和地位提高了很多,陈昭也随即将常知春提升为总裁助理,享受副总经理待遇。

刚刚从星侨酒店回到办公室的陈昭,一脸的怒气,让常知春有点不知所措。常知春小声地问陈昭:“陈总,这是跟谁生这么大气?”

陈昭看了一眼常知春,没有说话。

常知春站在一旁不动声色。

陈昭低头想了一会头也没抬地说:“小常,一会给蒋馨月账户上转三百万,别一次转完,第一次一百万,一会就去办,其余的两百万在一个星期内分次转过去,每次转的数额和中间的间隔时间你看着办。”

“好的,我这就去办,一会找你签字。”常知春说完就不动声色地走出了陈昭的办公室。

3. 妻是美人

陈昭是去年结婚的,新娘是陈昭大学时的同学夏洁。

夏洁当年是他们学校的校花之一,和陈昭同一个系,在当时的陈昭眼里,夏洁美丽得无以复加,高挑的身材,白净的鹅蛋脸,大大的眼睛,俊俏的鼻子,樱桃小口,一头瀑布似的乌黑长发,说起话来莺莺燕语,文静,有修养,笑不露齿,与人为善,口碑极好,老师同学都喜欢她。夏洁是典型的淑女,完全符合包括陈昭在内的众多男生心目中中国古典美人的完美标准。

陈昭也是试图疯狂追求夏洁的群体里不起眼的一员。但夏洁整个大学时代,没接受任何一个男生的追求,同样也没接受陈昭的追求,总之,夏洁每每遇到表白,都是以学业为重,家里不允许,你其实是个好人,我也挺喜欢你的但还没到可以谈恋爱那种地步等等委婉又有分寸的给足对方面子的借口——阻拦着追求者们的炽热欲望。

“要说这古典式的淑女哪点都好,但她是不是太装了?我怀疑她有病,生理上的,要么心理上的。”和陈昭同一寝室的洪常青经常这样说。

“我看你他妈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还生理上的心理上的，你真不愧是北大B博士，清华性教授啊，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呢？”同一寝室的业余足球健将打架不要命号称超级猛男的张孔祥同学发言了。

“你母亲也是孔圣人的后代，堂堂知识分子，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满嘴脏话的臭流氓呢，我再不济也是坦坦荡荡一青春期小爷们儿，我坦白，我不隐藏，我追夏洁我自豪，追不上我也不硬来，不像某些荷尔蒙分泌超常有劲没处使的傻大个，被人家美女决绝之后，居然就想出把人家半夜骗到小树林里强奸的主意，操，原始人啊？原始人都是直接往小树林里拖，没有往小树林里骗的，连他妈原始人都不如，下作……”洪常青同学这大段檄文还没发表完毕，就已经被超级猛男张孔祥同学提小鸡似的从高低床的上铺提了下来，张氏铁拳暴风雨似的砸向可怜的洪常青同学那张已被吓的惨白的脸。

平时寝室里大家也都是相互骂骂咧咧的，讲黄笑话互相揭短都是家常便饭，从没红过脸，更别提自己同寝室兄弟之间动手打架的，但万没想到，关于这个古典淑女夏洁的话题，洪常青稍微说得过分了一点，就引起了猛男张孔祥的暴力相向，张孔祥一边打还一边怒吼着：“我从没想过要强奸夏洁，我对夏洁不会那么下作，那都是别人造谣，我是喜欢夏洁没错，但我对夏洁的爱是纯洁的，不许你侮辱我，不许你侮辱夏洁……”猛男一边劈头盖脸地打着多嘴的洪常青，一边怒吼着，吼到后来居然带着哭腔，声音嘶哑，语气越来越弱，最后放开了已经鼻青脸肿的洪常青，自己蹲在寝室的地上，一双大手捂在平时刚毅无比的脸上放声大哭，一边哭还一边哽咽着：“不许你侮辱我对夏洁的爱……即使她永远拒绝我，我也永远不会伤害她……”大滴的眼泪夹杂着鼻涕顺着手指缝向外涌，躺在地上鼻青脸肿的洪常青瞪着惊呆了的双眼看着张猛男的痛哭流涕行为，这时其他几个同寝室的同學包括陈昭都从床上下来了，刚才事出突然，谁都没想到张孔祥会动手，更加没想到的是如此猛男会以如此方式号啕大哭，由于猛男动作太快，痛打洪常青前后也就几秒的时间，大家还没来得及拉住双方避免更大的伤害，猛男已经行刑完毕并蹲在地上哭得几乎晕了过去。

震惊，包括陈昭在内的另外几个目睹这一切的同寝室同学都非常震惊，包括被打倒在地鼻青脸肿的洪常青也是同样震惊。事情的结局令人哭笑不得，所有在场的同寝室同学纷纷蹲下来拍打外加拥抱着依然痛哭不止的猛男张孔祥，连刚被殴打完的洪常青都顾不上擦一把自己脸上已留了很多的鼻血，拿着一卷卫生纸也蹲在地上安慰起张孔祥，一边给张孔祥擦着眼泪鼻涕，一边陪着不是：“孔祥啊，我就是开玩笑乱说的，对不起啊兄弟，我不是故意的，我哪能不知道那是别人瞎编

的传言呢,我们都了解你,你绝对不是那种人,对不起啊兄弟,别哭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这破嘴乱说话,我该打,你要是不解气就再打我几下得了!”

那天晚上,陈昭他们这个寝室的几个小老爷们儿,聚集在学校附近的小餐馆喝了很多酒,喝到天都快亮了,喝到后来酩酊大醉的张孔祥和同样酩酊大醉鼻青脸肿的洪常青搂在一起,又哭又笑,又打又闹。那天晚上包括陈昭在内,所有同寝室的同学都喝醉了,大家淡淡地谈论着友谊,谈论着爱情,谈论着未来,谈论着夏洁,淡淡地诉着衷肠。

当去年陈昭的同学们纷纷收到陈昭高调的婚礼请柬时,那些毕业后去了外地的同学纷纷猜测请柬上写的新娘“夏洁”是否是当年校园里那个著名的古典清高型美女“夏洁”。

婚礼当天,众多怀揣陈昭随同婚礼请柬一并快递的免费往返机票的外地同学们惊讶地看到美丽动人的新娘就是当年的校花夏洁时,个个脸上表情复杂,艳羡不已。

婚宴结束后的晚上,新郎陈昭和新娘夏洁另外单独邀请了所有参加了他们婚礼的大学同学吃宵夜,夏洁大大方方地给同学们介绍着毕业后,陈昭是如何追求她的,他们是如何相知相爱的,温柔美丽的新娘在说到陈昭那百般用心充满创意的求婚方式时,脸红得像一个初经人事的童话少女,满脸充满了幸福的喜悦和感动。在得到了众多大学同学的再次祝福后,陈昭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咒骂”和威胁。

“真没想到啊,你小子心眼是最多的,明修栈道你暗度陈仓……”

“我就想不通了,咱们学校这么个远近闻名的冷美人,怎么就被你迷住了呢?你说实话,到底你给夏洁下了什么迷魂药……”

“陈昭,我郑重地通知你,你这辈子都要对夏洁好,要爱她一生一世,不能让她受任何伤害,如果哪天我听说你辜负夏洁了,我第一个饶不了你,就算我现在没有你有实力,但我可以跟你玩儿命,我宁可跟你鱼死网破……”说这话的是当年为夏洁号啕大哭的猛男张孔祥,很显然,张孔祥这时酒已经喝得有些多了,其实在陈昭和夏洁的婚礼宴席上,从外地急急赶来的张孔祥就已经开始猛喝酒了,毕业这些年,张孔祥和陈昭几乎没什么联系,也只有到了各种节日,互相发个祝福短信而已,至于陈昭和夏洁从恋爱到订婚,张孔祥没从任何渠道得知,提前知道的同学,也没人告诉他,这使得在婚宴上的张孔祥有些郁闷,不等别人敬酒,自己先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酒量超好的张孔祥,这个样子猛喝酒,也早已经有了七八分醉意,当张孔祥发表他的郑重通知时,在场的所有人脸上都有点尴尬的表情,坐在张孔祥旁边的

洪常青在桌子底下拉了张孔祥一把，试图打断张孔祥的醉话，但没想到张孔祥怒视了洪常青一眼，大声说：“你拉我干什么？我的话还没说完！”

“喝醉了喝醉了……”尴尬的洪常青干笑着一边看着众人一边说。

“去你妈的洪常青，你才喝醉了，我没醉，”张孔祥一边用手指着洪常青的鼻子骂一边把脸扭过来喷着酒气面对陈昭说，“陈昭，我刚才的声明是正式的，没跟你开半点玩笑，咱们同学感情好，所以我更加在乎你对夏洁的态度，说心里话，我嫉妒你，但我更想祝福你和夏洁，我更希望你别辜负了夏洁，现在社会上的那些不良习气你最好别沾，你取了这么好的老婆你应该知足，你绝对不能辜负她，你要是辜负她，我跟你……”

还没等张孔祥把话说完，夏洁举起酒杯站了起来：“张孔祥，谢谢你，我和陈昭一直都很珍惜咱们同学之间的感情，今天你们千里迢迢地来杭州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们非常感动，我和陈昭几天前就开始憧憬今天会有多么的开心，今天也确实开心，我相信陈昭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值得我用一生去爱的人，我也祝福你早日找到自己的缘分，我和陈昭都真心地祝福你，我平时滴酒不沾，但今天我破戒了，今天喝的第一杯酒是我和陈昭在婚礼上喝的交杯酒，今天的第二杯酒我要和你喝，我敬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祝福，我先干为敬。”说完，夏洁昂起洁白的脖子，将一整杯红酒喝了下去。

陈昭盯着办公桌上美丽妻子的照片，回忆着一年前的往事，偶尔眉头皱起，偶尔面带笑意。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了，外面华灯初上，马路上车水马龙。

陈昭站在办公室的巨大落地窗前，看着脚下街道和马路上星星点点的行人和汽车，拿着香烟的手微微有些颤抖，自言自语地说：我太贪婪了，但我没变，你们也没变。

常知春突然从外边冲进了陈昭的办公室：“啊，陈总，你还在啊，你还在就好，赶快到楼顶去，快……”

4. 虚惊一场

慌慌张张冲进办公室的常知春，吓了陈昭一跳，陈昭心想：这鲁莽丫头平时确实是风风火火的，但也没见过这么不稳重的样子，看来可能是非常吓人的事情发生了。

赶快上楼顶是什么意思？陈昭随即跟着常知春跑出去，跑出办公室大门，看着

常知春灵活地七扭八拐一路奔向电梯方向，一边跑还一边脱掉了高跟鞋，光着脚跑到了电梯间，一双高跟鞋随手扔到电梯间旁的角落里，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好像接受过专业训练。

由于陈昭刚才一直沉浸在一年前结婚时的回忆里，同时也有点担心蒋馨月继续纠缠，也还是存在着那么一点点对钱小江之死的莫名内疚，这时的陈昭脑子里立刻闪出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场景：那个纠缠不清的害人精蒋馨月和自己温柔美丽善良的妻子夏洁，同时站在这 58 层大厦的楼顶最边缘的地方，身体稍一前倾，就会堕入万劫不复，风烈烈吹过妻子那满是泪水美丽的脸庞，而害人精蒋馨月诡异地朝陈昭看过来，狞笑着歇斯底里地嘶吼着，陈昭，你是救她还是救我？你会不会跟着一起跳下来？哈哈……

陈昭眼前一黑，差点摔倒，肾上腺素急速分泌，后背一阵阵发凉，恰好进了电梯，常知春一只手扶住差点摔倒的陈昭，一只手小鸡啄米般迅速不停地按动最上面的按键。

电梯迅速地向上升去，但对于现在陈昭来说，简直是度秒如年，他的额头上已经渗出细密的汗珠，常知春迅速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面巾纸依然小鸡啄米般地给陈昭擦汗，其速度比刚才按动电梯按键的速度还要快上一些，陈昭望着眼前这个正在给自己擦汗的小自己三岁的假小子女助理，百感交集，陈昭居然下意识地伸出自己的两只手，一只搭在常知春的右边肩膀上，一只手紧握住常知春的左手，眼睛死死盯着常知春：“快说，楼顶上几个人？都是谁？”

常知春擦汗的动作没有停止，眼睛盯着陈昭满是汗水的额头一边擦一边迅速地说：“放心，只有蒋馨月一个人，幸好是下班时间，现在没其他人知道，保安我没敢叫，想先听听你的意见再决定叫不叫保安，她刚来，刚才打你电话我没给她接进去，说你不在，她说她在楼顶，说你要是十分钟之内不出现她就跳下去。”

陈昭一把推开常知春给自己擦汗的手，镇静了一下，站直了身体，转身正对着电梯门，有点尴尬的表情，但随后别过头看了在一旁的常知春一眼，咧嘴干笑了一下。

真是尴尬呀，真是失态，幸好常知春不是个长舌妇。常知春本来知道的事情也不少，但从来没有透露出去过哪怕一点，常知春是个非常清楚自己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女孩，谁说男人婆没好处，这就是男人婆的众多优点之一——陈昭这么想着，电梯已经到了顶楼通道口。

经过自我镇静处理的陈昭明显没有那么急了，但常知春还是一副猴急的样子，电梯门刚一开，常知春就往外冲，一把被陈昭拉住：“别急，慢慢走过去，她不敢真跳，这下面不是江水，是水泥地！”